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羅允文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格物通卷六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學校五 禮樂政教附

國朝戊戌年十二月辟儒士危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上命祖幹剖析其義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衆服

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貌

臣若水通曰大學一書帝王修治之道備矣然逆推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之功其要必自格物始順循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其本亦由格物始是格物者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而意心身天下國家之功效皆在此矣程顥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知行並進也苟能立志體認於心以至其天理則知以至意以誠心

體以正形於身而身修形於家而家齊形於國而國
治形於天下而天下平家國天下無處而非天理之
寓則無處而非體認之功皆格物也功至而理融則
致中致和有以位天地育萬物而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矣我皇祖體認大學於心而有默契之妙是以受
命以定禍亂者此也興道以致太平者此也至於出
入起居號令賞罰無不一於此也而開國之初乃以
崇儒為急務故祖幹葉儀輩幡然而出及大學之進

遂深喜而嘉納焉且諭以道之所在而能行之又不徒向慕而已此所以能撥亂反正復中國帝王之土宇紹中國帝王之綱常有功於帝王也大矣聖明體皇祖之心而擴夫大學之道則宗社有無疆之休也國朝甲辰五月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

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制作貴於及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也可不惜哉

臣若水通曰治定功成而禮樂興此其時也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誠如聖諭雖然正使為之亦不能依稀三代之盛也何也無中和之德以為之本也聖祖又

以漢祖創業而未暇何天下甫定即命牛諒制禮陶凱作樂邪是又漢祖之所不及也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今百六十年來又制禮作樂之大時也夫禮樂者教化之具也聖子神孫一道相守養其中和之德而求所以為制作禮樂之本者時不可失也

吳元年七月乙亥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

音何乃以宫作徵邪起居注熊曇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歌一曲上復笑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不知學欲樂和顧不難邪曇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記有之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疾徐樂之文也知其情者能作識其文者能述情也者心之和也人能體認於心以至其天理則心和順矣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而諧之六律宣之八音由是格神人馴鳥獸釐百工以熙庶績與天地大和大順之氣相為流通矣皇祖深知其然乃能辨夫石音探其樂本以諭臣

下不惟識其文又能識其情此所以能述之於唐虞

擊拊之餘而作之於叔季廢壞之際也然出禮樂者

君也輔禮樂者臣也熊咼之對似矣朱范二子其不

汗顔邪

國朝太祖皇帝詔畧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

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朕思之則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

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

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夫禮所以
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
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若水通曰書云皇帝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此正名以正人心教化之本也我太祖革前代所
封山川之號其同符於此乎夫禮不可瀆也瀆則非
禮矣山川嶽瀆加以名號是人其神矣神人幽明不
辨而名分不正矣名分不正則妖誕之説興而人心

之所以不正也其何能國乎故我太祖於千百年之後慨然一洗瀆禮以復古制神人明矣名分正矣立禮教以正人心其功豈小補之哉

洪武二年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幾於蕩然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

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臣若水通曰伏觀皇祖諭中書省臣以立學撥亂反治咸與維新之先務矣夫學校盛於三代衰於漢唐宋大壞於元代聖諭所謂先王衣冠禮樂之教幾於蕩然夫所謂壞者道之壞也及立學中外延師授徒又拳拳以講聖道以復先王之舊為言其所以教人

者豈落第二義哉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此聖祖立科舉之法使之讀聖之書藴聖之德行發聖之言因言以觀其藴因藴以授之官此其良法美意也奈何士習既久買犢還珠馳騖於文藝而遺棄其本實遂使德業舉業判為二途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幾乎熄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惟聖人為能通其變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内外心事合一以舉業為德業之發以德業為舉業之本易其志而不易其業合本末

兼體用一以貫之斯賢也斯能也斯俊傑也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然後學校之教名實相須而聖人之道明先王之舊復矣

洪武四年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之下呼吸之

間創殘以之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
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所當
深戒也

臣若水通曰先儒程顥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臣謂認得一體則痛癢相關而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矣是故聖人至仁足以育萬民大義足以
正萬民而陽舒陰慘好惡皆一體矣皇祖觀大學衍
義有感於二人之論而言臨陣不忍傷殘以濫刑黷

兵為戒其惻隱之心乎至於除殘去暴以安生靈則又仁義並行無非一體之意矣聖明念而體之豈不大得民心以永天命乎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

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北鄙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臣若水通曰九奏樂章大要又本於君德成之一章也使君德既成則制作有地而大禮與天地同節大

樂與天地同和風移俗易挽衰世而之古特易易也

此我聖祖之謂也不為萬世之永鑒歟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上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為禮拜則以叩頭為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於後進若却避之然上甚厭之自即位之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為儀節令頒布之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

五禮坊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級辨自禮不明而天下成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乎復古之治也

臣若水通曰宋儒司馬光云禮之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常而百行備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家

道正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風化美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臣謂禮也者理也人君必先體天理於心以為之本而後由中應外篤近舉遠莫非禮之用矣至於拜揖跪興之儀先王之典禮具在以為細故而弁髦之習染之久交接之間靡然成為風俗皇祖撥亂反治變之以禮既禁止之而又命禮臣定為儀節俾學校習之天下守之致治成化而聖王之禮法教化復

見於今日者皆聖祖天理之一念佑啟之洪休也伏望聖明取法以擴充之焉

洪武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一時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心永

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臣若水通曰禮者體也與道為體者也禮存則道存道存則國存禮亡則道亡道亡則國亡是故先王之教務焉聖祖以禮為人道之紀綱又曰國之防範蓋深有見於是而鑒元氏之失矣今重熙累洽之世議禮而奉行之者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洪武十三年六月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

守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
廟學越五月而成於是傳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
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
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
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講求恭謹存禮義之勇
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
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為國用致君於堯
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

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務勉進修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勿忽

臣若水通曰伏覩聖祖之諭拳拳在於學校教之以其道成賢才以適用也一則曰履仲尼之道二則曰持守仲尼四勿之訓其可謂知要矣夫教學之道莫過於仲尼而仲尼之道惟在乎四勿夫四勿者聖人之心學也蓋視聽言動事也勿之者心也夫聖人之

學惟在於性情正其性情者心而已矣然則聖祖以是教人豈非默契乎帝王心學之傳乎養士如此則體立用行致君澤民之事業皆自其性情中流出矣噫皇祖以是立教後世猶有逐末而忘本重言而輕實是藝而非德者亦獨何哉

洪武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辟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

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闕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臣若水通曰道本於心所謂良知也養其知者在於書蓋書註吾心者爾故能養也人本於生理所謂元氣也養其元氣者在菽粟布帛蓋菽粟布帛同得此生理者爾故能養也非書能益良知之所無也非菽

粟布帛能益元氣之所無也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之人同此心同此良知也堯舜三代之人與元時之人同此心同此良知也此聖祖所以頒五經四書于北方之學校以覺其心之良知一哉聖心乎其教育之仁如天地之覆載而無間矣

洪武十五年四月遷工部侍郎劉敏為刑部侍郎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於從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不率者然後刑

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之君臣乏誠意正心之學蔑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罰不當仁義倒施法愈煩而犯愈衆此為世之大病也

臣若水通曰賞罰者人主所以教天下之術也賞當功則民知勸罰當罪則民知懲欲賞罰之當者惟在於君臣務誠意正心之學有成已及物之誠則仁以

育之義以正之有交濟而無倒施君聖臣賢民良致中和而天地萬物位育矣皇祖之誥及此其任官化民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國朝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臣若水通曰此聖祖諭中書省臣建社學之言也伏

考我聖祖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又詔立社學何汲汲於學校之建邪蓋天下之治係於賢才而賢才之出在於學校也今之社學其即古之家塾也今之府州縣學其即古之黨庠也今之國學其即古之國學也是故無處無學無人無學所學皆所用所用皆所學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

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二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内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歳内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

臣若水通曰此聖祖建國學之制也可謂盡美盡善

矣自下而上以漸而進教不躐等也是故其始也正其義崇其志廣其業其中也修其道誠其心其終也則能率其性矣學至於率性焉盡矣學至率性則德也業也混合而無間矣又試之以經義論策自本根而枝葉矣由是而擢之立朝長民由體而達之用矣

太祖之立教其盡美盡善矣在教者修而復之耳

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

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恊天地自然之氣後世律呂出入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臣若水通曰致樂以治心者也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平心宣化者天理之公也公則和和和則與天地之氣一矣氣之一則樂之詩章器數皆吾和順之所寓矣助欲長怨者人欲之私也私則乖乖乖則與天地之氣戾矣氣之相戾宜其詩章樂器不合不倫判而為二矣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豈不難乎我皇祖體天地之和識大樂之本於大成樂器之制乃諭臣下以古今公私之不同人樂

心聲之合一可謂得作樂之要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横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

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學爾

臣若水通曰唐旗門羽林俱授以孝經則匪特勲舊

子孫也而治止於唐何哉教之學之無其則徒為文

具烏能毛毫益於國家我聖祖命選武臣子弟入國

學則必先之以學問本之以道理戒之以横肆皆切

問近思之學其過於唐遠矣至於所引霍光子儀之

事則勲舊子孫又當謹誦以為戒勉者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立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為二途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誦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一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

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正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臣若水通曰古之學者出于一後之學者出于二二則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才與德二非全人矣文與武二世無全材矣伏覩皇祖諭禮部武學武舉之論灼見支離之患而欲天下之學出于一也乎夫才本於德德發而為才則人道全矣由是以附衆飾治則文以戡亂威敵則武觀於太公

山甫召虎之賢聖之文武具備則文之與武可二乎哉皇祖謂析文武為二途天下無全材雖先王復起不易斯言矣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禮制集要成先是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屢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差等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邇者逆賊

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文又鑄金爵以為
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
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
身亡家爾等宜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
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置之法成器
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
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啟本式署押體式
服制頒布中外

臣若水通曰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物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大防而已是禮者理也必聖人在上心純乎天理故制為禮法而致臣民於治化之中也自禮之差等不明而先王之禮法教化蕩然矣是以人多輕玩以至僭亂踰越貴賤等混上下分乖莫有甚於此時也天生皇祖為天下禮樂綱常之主遂以治易亂復乎古而變乎今乃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

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差等著為成書使頒行遵守貴賤之等於是而嚴也上下之分於是而正也先王之禮教於是而復明也是故聖祖斟酌損益以扶植萬世常行之道但承平日久民心漸玩而僭踰之風或起如顧常之所為者尚不能無也伏願聖明體皇祖之心申明舊制防其漸而遏其流則治平之休垂於無疆矣

洪武二十八年戊午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

叙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維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正人心扶世道莫大乎春秋孔子之時三綱日隳九法盡斁春秋不得已而作也春秋作則褒貶定而勸懲彰三綱由是而明九

法由是而叙茍能於此而明諸心焉則天理日著人欲日消僭亂日遠家以之而齊國以之而治天下以之而平實天下萬世之大經大法也誠如聖祖之所諭者伏願聖明體皇祖之心以明之於上使學校皆明之於下則上下協一而久安長治之休端有在矣

大明令國學生員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子孫弟姪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一百名為額民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國學者中書省聞奏入

學以五十名為額

臣若水通曰此見我聖祖法成周公卿大夫士之子與民間俊秀入太學之遺意也教人無間用人有方不以世族求不以寒門遺矣傳世既遠法久易玩他門一啓賢闗混淆良法美意獨不可念哉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行之存乎人此在聖明今日秉公正以立教化之本焉

教民榜各處鄉村設立社學教訓子弟使為良善其有

司里甲倚此作弊革去今後許令有德之人不拘多少每年十月初開學臘月終罷如丁多有暇常讀常教者聽其有司里老敢有干預攪擾者重法懲治

臣若水通曰古者之教家有塾民之子弟八歲而入後世無聞焉我朝社學之設其亦先王之意乎蓋得蒙以養正之義矣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其於化民成俗之助豈淺淺也哉有司乃復違令而廢焉甚者因而作弊誠民賊也治之以法豈不宜哉伏

惟聖明申明祖宗之制必講求古者小學之教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令小子服習之涵養其根本開發其聰明則作聖之功在是矣

永樂四年三月太宗皇帝視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

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
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
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
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臣若水通曰此我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之盛心溢
於言表矣其間曰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此
二言者實開一代心學之原也至哉此所以人材輩
出輔成丕丕之基垂無疆之休也聖子神孫不可不

以祖宗為法以求所謂道學心法之妙焉

憲綱凡國家律令并續降條例事理有司官吏須要熟讀詳玩明曉其義監察御史按察司官所至之處令其講讀或有不能通曉者依律究治

臣若水通曰刑法與禮相出入者也故律例與書相表裏者也蓋律令之頒即古者布法象魏之遺意乃治之具也有治民之責而不能舉其辭況能明允以適厥中哉然任刑莫如任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斯百王之律令也歟而所以道之齊之者必自聖明一心始焉爾

格物通卷六十二

格物通卷六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舉措一

易泰彖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臣若水通曰陽為健為君子陰為順為小人泰卦乾陽來居内是健在内也坤陰往居外是順在外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國家之治亂所係也何謂内君子内

者主之也自朝廷以至百執事皆君子也何謂外小人外者黜之也小人無得以干政也內君子則君子之道長矣外小人則小人之道消矣陽剛之道大為世用陰邪不得而間之人君舉措之公則天下開泰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若使君子小人雜出乎其間則君子以直道而退小人以邪佞而進甚至小人衆而君子獨雖欲不亡不可得已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頤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臣若水通曰此彖辭賛頤道之大也夫天地人物一氣者也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因其氣之同而以彼所固有者養之使日益盛耳非謂民物所本無而强附益之也萬物有生意不能以自養養之者天地也雨露霜雪皆天地之致養乎物者也一氣之通也萬民有生理不能以自養養之者聖人也教

養刑政皆聖人之致養乎民者也一理之運也然自養賢始必尊其位重其禄以達其用也以賢者而養天下者使承君教養刑政之道以致之民也故天下皆得其所矣萬物與萬民遂其養聖人與天地極其功順之時大矣哉雖然天地之於物無弗養者至於天下之民之失其養者多矣蓋所養未必賢賢者未必養棓尅在位而民失所生矣故人君養得其賢則萬民遂其養養不得其賢則萬民失其生可不謹哉

解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居君位為解之主然與三陰同類顧其能去之否耳孚者驗而可信也陰者小人也能解與不能解皆未可决惟驗信於小人之黨能去與否也小人亂天下者也不解則惡黨親而善類遠矣君子小人不相為謀也解則小人去而君子進天下之慶也然難退易進者小人也必其放流之屏逐之小人退而後驗其能解不然則未見其能解也

彼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夫豈知解之道哉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臣若水通曰此夬之彖辭孚者信之在中也號者命於衆也厲危也邑者私邑告自邑自治其私也即戎尚武也蓋夬者以五陽決去一陰是君子決小人也不明其罪無以屈其心揚于王庭者聲其罪於公朝使皆顯然明善惡之歸也其揚而號之必誠信由中出以呼號衆類相與合力而後為公然小人在上故

尚有危道不敢忘戒懼也必先自治然後可以治人故告自邑先治其己正己以正人也以力角力君子未有能勝於小人不利即戎言不可過用威武也如是而往以決之彼有可伐之罪我無可乘之隙陰類盡而陽道大行矣寧不利於攸往邪夫攻之者君子也主之者君也君不惑于小人而君子得盡其謀矣不然小人之依憑城社又豈得以易決邪

井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臣若水通曰渫清潔也汲注也九三以陽剛而得正在井下之上君子之德之純有濟世之才如井之潔清者也困於下而澤不及於人猶井之清潔不食也秉彞好德人皆有之有君子而不用則為人心之惻者亦情也何也其才德之可用猶井之可汲也明王汲之以居於位而其致君澤民之福上下並受之矣故君子之不用豈獨君子之窮哉亦天下之不利也有天下者能使朝野無遺賢之嗟其慶寧有已邪

書虞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大舜錯枉之政共工驩兜鯀三臣名三苗國名言舜知共工之象恭滔天故流之於幽州北裔之地使之遠去知驩兜之同惡相濟故放置之於崇山南裔之地使不得他適又知三苗之恃險為亂故竄之於三危西裔之地驅逐而錮禁之又因鯀之悻愎自用湮汨洪水故殛之于羽山東裔

之地拘囚困苦之此四人者天下之四凶也各因其罪而罪之舜以至明之心而行至公之法故宋儒程顥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聖人之心如鑑之空物之來也妍媸自形鑑何與焉故流放竄殛各適其可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罪蓋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故也後世之君皆以一己之喜怒而賞罰人故不合乎天下人心之同然何服之有人君用刑可不以此為法乎

臯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臣若水通曰此臯陶陳知人之謨都者嘆美辭亦者緫也緫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載行也采事也亂治也擾馴也而轉語辭彰著也吉美士也臯陶嘆而言觀人者緫言其人之有九德必指言其所行之實某事合某德某事合某德為可信驗而不徒託名

謚美矣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臯陶遂言所謂九德者寛弘而莊栗也柔順而植立也謹愿而恭恪也有治才而敬畏也馴擾而果毅也徑直而温和也簡易而廉隅也剛徤而篤實也彊勇而好義也九者皆其成德之自然有中正和樂之懿無偏倚駁雜之私德著之於身而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臣謂德者吾心所得之天理也天理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九者何邪夫理一而分殊者也存於心者一而見於行者

九耳德藴於中而難知行著於外而可見故言人有德必證之於某事某事則有核實之行矣夫德之未成者則不能有其常今日行某事之善而他日或不能然若夫盛德之至則九德雖不必一時並見而其歲月之久則隨感而應隨事而見於是乎九德咸著夫然後知其有常不變而為盛德之至也古之聖賢觀人之詳用人之慎如此後世以文字取士以身言書判選官不亦淺乎伏惟聖明欲復唐虞三代之治

當法其觀人用人之道然後可焉

周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武王克商舉措之大政也舊者先王之政也箕子諫紂被囚比干諫紂為紂所殺商容者商之賢人也閭者族居里門也式者憑車前横木以起敬也言武王克商之後乃反紂之虐政其政一由先王之舊箕子為紂所囚則釋其囚而放之

比干為紂所殺則即其墓而封之過商容之閭乃式而起敬焉夫人君之政在服人心而已天下之人心好善惡惡一而已好惡之公在得其本心而已故君人者得其本心則好惡公好惡公則能得天下之人之心而天下之政舉矣

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命康叔為衛侯之言也庸用也祗敬也威刑也庸庸者用其所當用用當其賢祗祗

者敬其所當敬敬得其人威威者威其所當威刑當其罪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廓然大公隨感而應物各付物天之理也德誠於己而著於民誠之不可掩而能動物也其造區夏脩友邦怙冒西土皆誠之所感也人君舉措可不一本於誠乎

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抓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臣若水通曰此大夫所作以刺幽王用舍之無常也阪田崎嶇墝埆之田菀者茂盛貌特者特生之苗也抗動也力謂用力也言瞻視彼阪田猶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抗我而頓挫之而恐其不我勝焉蓋不敢歸咎於時故歸之於天也又言始焉以我為賢而求之惟恐弗得終焉執之如仇讎又不能用舉措顛倒無常如此者何也蓋由此心之蔽惑而無所定主故或因一人譽而舉之或因一人毀而棄之舉措不由吾

心之衡鑑一出於在人之毁譽故輕舉易棄始終無常固如此無足怪也故有國家者於舉措人才之際惟在自正此心之衡鑑衡鑑既定則心有所主心有所主則明明則斷既明且斷不肖者必知之而不舉賢者必舉之而不棄安有始終無常如此者哉故人主不患舉措之不公惟患此心之不明且斷耳

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傳云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

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任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

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四夷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臣謂安國之説可謂得春秋之㫖矣夫舉措用舍者王政之大端治亂之所由成者也不以其賢惟以其世文王之政至是泯滅無餘矣此王綱之所以不振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惜哉

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臣若水通曰命鄉論者必鄉人乃知之真也秀者頴出也俊士者才過千人者也不征於鄉免鄉之徭役

也不征於司徒者免司徒之役也造士者成就其才德者也司馬者掌爵禄之官也定論者考評其行藝之詳也官之謂初試仕也任官能勝任也爵之謂一命也位即爵也禄之養以禄也官而後爵爵而後禄察之詳矣故不及惡德也癈其事如敗國殄民荒淫亂俗也終身不仕懲之重所以勸後人也夫先王之養士用人命之鄉論之司徒造之樂正告之王辨之司馬論而官官而爵爵而禄焉則其所養所用無非

才德之良天下豈有不治哉
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
友有鄉其惡有方
臣若水通曰鄉向也天下之治亂邪正而已矣正人
進者治之表也君子以正感正與同類同道故好其
正小人以邪召邪而異類異道故害其正君子之所
以好其正者以其好同向惡同方也故其進也必拔
茅連茹焉故人君用一君子則百君子進而邦其昌

矣用一小人則百小人進而國事非矣是以人君必正其好惡以公其心故能鑒天下之善惡而用舍之則正人出而天下治矣昔在東漢以黨人目君子逮於有宋以偽學斥真儒蓋即其彙征之迹而中傷之而不知為好正之實此亂亡所以不旋踵也吁

周禮地官司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臣若水通曰衺不正也讓責也罰撻之也衺惡在心故為不善者也過失在事誤陷于惡者也民有衺惡姑以責之責之至三而不改姑又撻之撻之至三而不改然後加以明刑去其冠飾而書其罪狀以示諸人又使之坐于嘉石以恥辱之役諸司空以困苦之過失輕于衺惡故三讓三罰以啓其遷善改過之心不加明刑不坐嘉石不役司空惟犯則收之圜土而已若然則措所當措而民焉有不直者乎

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

臣若水通曰三年大比者以其三年有成也於是時攷其德行道藝而舉其賢能賢即上之所謂德行者能即上之所謂道藝者鄉大夫三歲考其賢能者以鄉飲酒之禮而禮接以賓興之明日獻賢能之書于

王王於是拜受之拜受之者重其賢能也登於天府者蓋崇重之與寶玉同也內史書其副以詔王爵祿之也夫先王之養士取士德行道藝本其心性之所固有者成之而已故用而見之政事成之功業皆其德行道藝之發也故養之以實學用之以實德而國家賴焉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語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答哀公以舉措之道也哀公魯君名蔣錯者捨置也諸衆也哀公問於孔子以何所為而民心服從孔子對之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欲得民心之服者以舉措得宜合民心之同然故也否則不合民之同然而民心有不服者矣故有德有才得天理之公正直者也則舉而用之列於公卿大夫士之位其無才無德悖乎天理之公正者則捨而置之是一舉一措合乎民心天理之公矣民何為而

不服乎若無才德而頗僻是謂枉者則舉而用之列於公卿士大夫之位而才德方正之士反棄之在野屈之下僚是一舉一措拂乎民性秉彝之公矣民何為而服乎由是言之服民之心者以得民心是非之公也欲得民心是非之公者必得吾是非之本心天理之本體也人君可不加之意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臣若水通曰舜有虞之君臯陶其臣也湯有商之君伊尹其臣也樊遲聞孔子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之言而未喻其指子夏既嘆其言之富於此遂釋其兼仁知之意也言帝舜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知臯陶之為仁賢也舉而用之為士師以明刑弼教是舜之知也卒之民協于中皆化而為仁而不仁者逺去矣非帝舜之仁乎成湯放桀而有天下知伊尹之一德也舉而用之為阿衡以堯舜其君民是湯之知也卒之

夏民革正皆化而為仁而不仁者遠矣非成湯之仁
乎然則用得其人而天下化成矣非具仁知之體用
其孰能之哉夫天下之民之仁即臯陶伊尹之仁也
臯陶伊尹之仁即大舜成湯之仁也舜湯能舉臯陶
伊尹能化天下之民者以其同此心同此仁也然則
後之人君欲舉賢以化理者可不先以知明諸心而
仁以體之以為本哉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

臣若水通曰仲弓名雍孔子弟子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既告之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然欲專任人而畧其過必得賢才而後可若不得賢才而先濫及畧德則又將何以畧其過而專任之乎仲弓又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孔子又告之言知賢才者豈能以一人之聰明盡天下之幽遠哉各以其類耳苟自爾一身之聰明所及者知孰為賢而有德孰為才而有

能也而舉用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斯賢也必能舉其所知之賢而我所未知之賢皆以類進矣斯才也必能舉其所知之才而我所未知之才皆以類進矣況由是而推之彼所舉之賢才亦必各舉其賢才近而四境遠而四海其賢者能者皆無遺矣故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拔茅連茹以其類此之謂也夫然後見聖人公天下之心而普天下之智也惜乎時君不能用也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若水通曰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謚也臣者其家臣名僎也文子知其家臣僎之賢遂舉之以同升于公朝而為大夫非智之明心之公者其孰能之夫大臣以人事君者賢才進則已責盡矣尊孰甚焉後世之為人臣見天下之賢必媢嫉而惡之非上天不賦之以辭讓是非之心也惟以已之短忌人之長恐其逼已耳如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者是也

不公不明孰大於是夫然後知文子之賢出於尋常萬萬矣惜其不得遇孔子之聖而薦用之則其賢又有大於此者矣臣又以悲文子之不幸也

孟子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臣若水通曰好賢惡不肖人人是非之本心也故國

人之心即大夫之心大夫之心即左右之心左右之心即人君之心惟衆則公獨則私故不察於一人之獨而必察於衆人之同者其公也然而必人君明其是非之心而後可以辨其毁譽而善惡賢否可得矣不然則左右遠近之交譽如阿大夫者何以能自定其是非邪正之歸邪

格物通卷六十三

格物通卷六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舉措二

左傳莊公九年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臣若水通曰鮑叔齊大夫子糾桓公之弟管仲召忽

子糾臣也受而甘心言自殺之以快意未必殺也生竇堂阜皆地名夫管仲之賢鮑叔知之深矣故忘其讎而薦之用之鮑叔之賢後世孰有能及之者哉當鮑叔師師之時使無知人之明則夫堂阜之囚何自而税齊國之相何自而得乎是則用管仲者君之專進管仲者臣之明此管仲所以有生我父母知我鮑叔之感也然鮑叔之心豈為管仲哉為其賢也為其能也後之逞其私忌棄國之賢而敗人國家者鮑叔之罪人也

僖公三十年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君函陵秦君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乃還

臣若水通曰合秦晉之師以臨鄭鄭蓋岌岌乎危矣斯時也實於燭之武有賴焉鄭伯是時乃悔用之之

晚也使早用之則秦晉之師豈至壓境哉一見秦伯鄭得安爲東道主而秦亦不至自闕以利晉秦平而晉自退矣昔人有言一賢而止百萬之師也賢才之用舍係於人之國家豈小哉

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爲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猒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

幾免於戾乎

臣若水通曰莒僕弑父之賊也以寶玉奔魯宣公欲納之是黨賊矣季文子執而戮之以謝莒是矣然而不稟命於公朝而自執國命則其去莒僕無幾矣至其援帝舜之事以辯論庶幾明舉措之大義於天下後世焉

宣公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善人之用舍國之利病由之其于士會見之矣夫士會於文公七年奔秦為迎子雍之故也十三年還晉為從壽餘之計也晉人不以其患而終疑其臣士會不以其怨而終仇其君此士會所以見

用而晉謚奔于秦書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懐亦尚一人之慶善人之於人國豈可少哉

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謟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

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臣若水通曰祁奚舉解狐其仇也舉祁午其子也人臣事君之道先國家而後己私夫才足以任事惟其人而已內不避親以自嫌外不棄讎以生忌吾庸知其親與讎哉惟其人而已矣自嫌生忌此大臣之所以私也非賢哲盡忠於君而公天下之心也祁奚可不謂之賢乎若臧文仲之竊位者可以少愧矣

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

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大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

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譛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

子孤庸為吴行人焉吴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吴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

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禄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臣若水通曰楚以王子牟得戾之故而疑伍舉不明也使懼而奔鄭不公也聲子明足以知其賢故為多辭以警楚而懼子木雖以成其吾必復子之一言然

而心則公矣既而伍舉得歸子孫復仕楚聲子之有力於楚也然則為人君者國有杞梓皮革之材毋為四方資哉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説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之於人不可不擇也上以病國下

以殺身可不慎哉季札於叔孫穆子之好善不能自擇而知其不得死焉甚矣小人之為人禍辨之不可不早也好善猶有不擇況不好乎擇之猶懼不明況不擇乎穆子顧以夢求牛豎而不知殺穆子者牛豎也至於饑渴授戈之際乃思季札之言悔無及矣

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

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禮幼學而壯行必四十曰彊而仕所以期其學成而達之政也子皮欲愛人以政子產欲學而入政其得失固相懸絕不暇論也後世之

君於先王養士用人之禮廢矣往往及童而進用之至使為人長者乃年少新進之士子産所謂使學者製錦未能操刀而使割者也為人君及主薦士者當思所以抑之期之歸學十數年然後入仕庶乎愛人庇身之道得而治亦未必無大補云

國語晉語曰季使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賔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進於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

舉也興禹

臣若水通曰曰季胥臣也滅猶蓋也殛誅也鯀禹父

夫臧否異人故賞罰異施聖王以其心公天下而不

私故賞罰以其人不以其類也故大舜於鯀則殛之

於禹則興之豈繫於世類哉曰季與冀缺同升諸公

其庶乎得聖人之義矣哉

晉語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

也舉以其私黨也

臣若水通曰阿私曰黨忠信為周夫進退賢否是非以公君相之事也匪義比焉則入於私黨矣趙宣子比而舉韓獻子不負所舉兩得之矣

晉語陽畢言於平公曰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

臣若水通曰掄選也君謂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常位謂世有功烈而中微者遂申也遠權謂權及後嗣也畜養也言皆可畜養而教導之也偷苟也夫人君之治天下國家也在明訓明訓之行也在威權明訓以令之威權以勵之則威德並行而民勸於善莫敢不善矣陽畢勸平公以舉措之權可謂達為國之要者歟為人君宜取法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吴起臣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

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願卒為弟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以薦賢為功者也故其薦大賢者其功大薦小賢者其功小其功大者受上賞其功小者受下賞則大臣孰不知進賢而賢才孰不欲自效哉今之進人者遺其大而用其小是自小其功也翟璜所舉豈足與子夏之徒為等匹哉以是卜相受上

賞矣然璜再拜而自稱鄙人不難於自屈其亦賢於
子方之驕人干木之迫切者歟
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
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
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
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
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
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臣若水通曰周公無求備於一人其使人也器之故隨材而用木者大匠之職也隨才而用人者君相之職也子思之言可以為萬世人君大臣用人者之法矣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

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臣若水通曰於此可以占齊魏之彊弱也書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魏惠王以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威王以之威王不惟寶得其人而又烹

阿大夫封即墨且審於用人此齊國所以日彊也其後不悟奸人之計而多受間金王貢捽入而卒至於亡彼一齊也前以審人而彊後以不審人而失有國家者可不鑒諸

赧王三年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

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風感應而已矣故人君好賢則天下之賢應之人君而好佞則天下之佞亦應之故人君好賢惡佞則其感應之速不旬月而風天下矣

燕得樂毅破齊以雪先人之恥蓋由燕王之師郭隗以風動之也况有道之君能以所知之賢才而善用之則四海之賢風動響應皆有帝臣之願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何難於治哉

漢高帝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氏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

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悦服

臣若水通曰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用人由於知之深也高祖論三人之賢而皆自以不如哲足以知

之矣故能用之以興帝業項羽之於范增不能用之
者雖出於嫉忌之私亦其知之不深也然而高帝不
如之言中亦不無畏憚之心乎此韓信之所以不終
也於子房功成智隱固有所不及矣

漢哀帝建平三年四月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
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
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
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

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懐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恒久而萬物化生聖人久於道而天下化成久任之說善矣然後世徒知久任之善而不知本則其敗壞又有甚焉苟得善人而久其任則百年而澤愈深苟得惡人而久任焉則其殃民蓋不能旦夕堪者時日曷喪之怨可勝道耶故王嘉之疏

有曰擇賢曰記善曰忘過三者其本矣蓋得賢而不記其善記善而不忘其過則賢者不樂於從事苟不擇賢則無可記之善而徒忘其過焉殃民之禍有所不堪矣故三者備矣而行久任之法可也不知務此而徒以久任望其成功烏能保其子孫之皆賢也哉

光武建武十一年帝以扶風郭伋為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跡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後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

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彶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立賢無方旁求俊彦此湯之所以王也四海之内四海之外苟有賢者斯用之矣夫用賢任官以為天下之民也非以為鄉曲故舊也光武之用人既以鄉曲故舊至於任公卿之重皆以圖讖焉謂之賢君猶有此憾也其所以復舊物至小康者會時勢之易然爾郭彶其賢矣哉

章帝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帝皆納之

臣若水通曰以閥閱用人亦當時之弊而末世所同也韋彪簡賢以孝行之說可謂近古矣夫為治莫先於用賢得賢又係於薦舉而薦舉則在二千石尚書也使任是二職者果賢則薦舉公賢才進而天下治矣然則人君欲圖治者用人必先於德行而責成於舉主然後可也

漢安帝延光元年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黄憲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潁川

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
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問曰
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時同郡戴良
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陳
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數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
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
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

澗不可量也

臣若水通曰東漢諸賢黄憲其最高乎而郭泰徐穉次之陳蕃次之若憲者觀其氣象渾然見者化服使在聖門當居顔氏之科矣使當時有君知之如閔淑諸人之明則必舉憲為相以穉泰為傅以蕃等為卿大夫則論道治事有人而漢非止過西都而已矣奈何時之不臧反以黨錮而憲泰徐穉獨不與焉亦可觀人品之高下哉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書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民安漢世良吏於茲為盛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

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
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
對乃罷却之
臣若水通曰左雄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任之制
入仕之年皆先王遺意雖百世可行矣自是察選公
平多得其人也宜哉為人君者其尚有考於斯云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
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

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番性方峻不接賔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宫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臣若水通曰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一世之名賢也陳蕃舉之可謂薦賢為國矣而皆徵不至焉及

徵魏桓而卜其不可行者三為人君者聞之亦可以愧矣

獻帝建安十五年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爾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臣若水通曰士每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龐統固非百里之才然無魯肅孔明之薦則終於免官矣何

以致昭烈之器重而大任之哉後之公舉錯者不可
以不審也
建安十九年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羣士從之如
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
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
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
附獨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黄權李
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

璋之擯棄也劉巴夙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臣若水通曰賢人者衆人之心也故用得其賢則億兆之心歸之矣故君任賢則享天下之福也昭烈擢用西土賢士各盡其能而一時人才樂用州人大和使其不早世則中原舊物可復矣豈但三分之業而已哉

建安二十三年初揵為太守李嚴辟楊洪為功曹嚴未

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臣若水通曰君子用人如用器惟其宜而已矣楊洪李嚴之所辟也而守蜀則及於嚴之在犍為何祇楊洪之所舉也而守廣漢則及洪之在蜀用人惟其器而已而何以拘拘於資格為哉此西土之所以咸服諸葛亮能盡器用也吁其可以為君相用人之法矣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十月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臣若水通曰安所謂内舉不避親者也可不謂公乎

安之不以嫌疑違衆而舉玄玄之運籌決策不負其所舉晉雖偏安猶有鞏固之勢固不待出兵臨敵而識者已知決勝千里矣

齊明帝建武三年魏主宏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何如李冲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帝曰欲為致治爾冲曰然陛下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

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爾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㧞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别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

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若水通曰司馬光云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愚知所共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者誠亦難矣

陳武帝永定三年六月周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

四事其三曰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
鄉閭況天下銓曹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
臣若水通曰樂遜之言是也古昔用人由鄉里而大
司徒凡七八升而至于天子之朝雖欲非賢不可得
也後世黜陟之幾由諸文藝舉措之權付之銓司雖
曰一時之進用亦或當才而私情好惡亦豈少邪噫
好惡以私而欲得用舍之正不亦難乎雖然知州郡
者在冢宰知冢宰者在人君取人以身此又在人君

之知學

格物通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　卷六十五至六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謄録監生臣顧廷瑜

格物通卷六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舉措三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德合而為一故八元八凱謂之才子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後世德與才判而為二故稱其德者以為未必可致用而有才者不必求其德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夫貞固德也而有幹事之才矣驕吝無德者也雖有周公才美不足觀故君子不謂之才矣嗚呼才德異而天下無全人也故用人者主德行而才能在其中矣今人才陶鎔於

國家之化久矣其德行之士世未嘗無之司銓衡者擇之僚案居僚案者擇之選舉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雍熙和平之治豈不與三代比隆耶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服天下之心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耶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臣若水通曰爵賞者天子馭天下之術不可以私情與之也與以私情則爵賞者非天命有德矣書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太宗以之以玄齡之賢且有此言幾耿乃公事矣

太宗貞觀二年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人惟以純德君子耳豈論未定與既平邪程顥曰才與誠一則周天下之治天下豈有無行之才哉才與行分此世之所以無真儒矣後世以治煩劇者為才謹踐履者為行而才行始二矣安有才行二而可以言學乎其所謂才行者各成於氣質之近而無學問變化之道此二者所以判而二之也噫魏徵非知聖學者其為此對無足怪矣

貞觀二年十一月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臣若水通曰都督臨刺史刺史臨縣令縣令近民民之安否治亂之所由生也故刺史縣令不可不察也但患其遠於君而無以察之耳太宗疏都督刺史之名於屏風而注其善惡之跡以黜陟之至於縣令則

命五品以上各舉其人焉則都督刺史縣令之賢否日寓於目日聞於耳舉措無有不當是都督刺史縣令下親於民上親於君所謂天威不違咫尺而各勉於善而懲其惡民安而天下治矣方今聖明以知府為重而令三品以上各舉其賢者任之天下皆有樂得其父母之幸矣但知縣尤為近民不能不厪聖念若與知府通行之法太宗疏名屏風故事推而上之至於公卿亦然則上有以察乎下而不忍下畏上之

察而不敢肆賢才修職而天下豈有不舉之政哉

貞觀三年閏月濮州刺史龎相壽坐貪汚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臣若水通曰魏徵之諫有見於人之多寡無見於賞

罰一人而千萬人之知勸懲太宗之言有見於事之是非無見於心之邪正惟仁人能愛惡人也夫相壽之貪汚可惡也徇幕府之舊而容惡以暴民仁者固如是乎是雖有感於魏徵之諫而曰不敢違焉夫仁人之心至公無私非不敢違於人也不能違於心也人君反求諸心之公則舉措鮮不當矣豈待人言而改之邪

貞觀七年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

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臣若水通曰臣之事君不恃於親者忠也君之用賢不疑於親者公也有如無忌之賢太宗任之不疑固也迺若呂王之輩而假其權漢之危岌岌矣故富貴其身而不與以大政乃我國家親親之仁保全之義

兼得之矣

貞觀九年十一月以光禄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若水通曰記稱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蕭瑀當將欲易儲之際不以利誘死脅可謂忠

正矣宜為太宗所惡及登帝位反以是取瑀可不謂惡而知美者邪獨惜廢立之事未定而利害之決攸存瑀也不能以太伯勸建成而帝無叔齊之清也遂致蹀血禁門慚德彰著矣噫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曰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

已上各舉一人

臣若水通曰刺史縣令民之父母一失其人民受其殃太宗納馬周之說而鄭重其選矣獨謂刺史朕當自選何邪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博訪於人而決斷於獨夫然後庶幾賢人可得也太宗所謂自選者焉知其不溺於私也哉

貞觀十一年魏徵曰今陛下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

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臣若水通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內小人而外

君子則為否待君子也雖敬而疏亦所謂外之也遇小人也雖輕而狎亦所謂内之也此魏徵所以進諫而有危亡之慮乎

唐高宗上元元年劉曉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卉木之

閭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而四方風動矣

臣若水通曰成周取士先六德六行而後及於六藝劉曉德器為先文藝為末之言有先王之遺法也古今選舉之法惟聖明審焉

高宗永淳元年四月魏玄同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

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臣若水通曰銓選之善周為上漢次之魏晉專任選

部固不能無弊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成周之法各舉其僚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也漢法由自辟而升猶為近古至於一任選部是以一人之聰明盡天下之聰明雖聖哲亦有所不能誠如玄同之論矣而帝不之納惜哉後之用人者宜考於斯焉

中宗嗣聖八年薛謙光上疏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間風化所係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

畧考居官之職否行舉者賞罰而已

臣若水通曰薛謙光之說一行則司銓衡者黜陟不視為虛文為人才者進退有關於實政仕路清而奔競之風息考覈嚴而尸素之習遠治化烏有不成者哉惜乎女主奸政之朝不能信用其言也

玄宗天寶十二載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為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

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處今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臣若水通曰察言於一判觀行於一揖選法之莫不善於此者也使宋昱能用斯言慎重銓選何用人之不當哉慎選舉者宜察之

代宗廣德元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

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
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
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
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
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
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
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
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

識者是之

臣若水通曰成周之教與其取士之法一而已矣故或以德行或以道藝或以行舉或以言揚其所謂德行者德乎其所謂道藝言揚者業乎德業舉業合一其亦猶古之道也故二者不可偏廢也德業而舉之以文則猶源泉之水放之四海而不竭徒舉業者所謂溝澮之水耳矣故不易業而進於德者舉業也不易志而有助於舉者德業也綰之斯奏實欲兼焉而

或者沮之啓之不幸也雖然又在主選者之明且公耳茍得公且明者主之則先王之德行道藝之化將見於今矣何其幸

代宗大歷十四年八月沈旣濟上選舉議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曰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

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興起而官無不治矣

臣若水通曰曰德曰才曰勞選用之三科也其成周之德行道藝虞廷之三載考績之意乎唐之選曹考

校知不及此欲其得人也難矣此沈既濟所以建選舉之議也後之人君果能本之三科責成慎舉則君子自進小人自退百官治而萬事理矣天下其有不平哉

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德宗問為政之要闞播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

隨牒舉選乎上悅

臣若水通曰為政固當求有道賢人也然必人君致敬盡禮尊德樂道乃可得之非下詔遣使可致也下詔遣使而惟文詞干進之求此有道賢人之所以不至也代宗能悅闗播之言而不能繹惜哉

德宗貞元十年夏四月陸贄上奏其畧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惟纎芥必懲而

用材不遺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

臣若水通曰用人之道公而已矣進而有過則懲懲而改過則復進進退在彼已何與焉若有一毫芥蔕于其間非大公之道也雖然陸贄此疏為德宗猜忌而言耳若夫進賢如不得已盡左右大夫國人之公然後察則用無非人矣非謂用人者必伺其有過而退退而改過而復進也

德宗貞元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畧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若水道曰孔子告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三者為政之要務也雖為為宰告而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矣德宗之進擬少可不先有司矣一譴不用不赦小過矣不進敦樸之才不舉賢才矣夫其甘於違背而不自惜者何也良由學問之功不加而以氣質用事故耳使其玩索涵養以體認於心身則聰明可發氣質可變以之治天下則舉措得人庶事康而庶績熙矣故曰明君以務學為急惟聖明念之

憲宗元和七年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

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相而果賢則所舉雖親必賢所措雖讎必不肖苟非其人不肖以親

而舉賢以雜而措人主何所賴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親故乎不察乎此而徒以舉措責諸相亦末矣噫堯明峻德而後用舜舉元凱措四凶武王亶聰明而後用周公握髪吐哺以勞天下之士善論相者盍亦反其本與

周世宗顯德四年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時取士之法不行久矣周世宗

獨舉而行之其知為治之要者歟此五代之治所以莫盛於世宗之朝也然其曰文理優長人物爽秀則亦為取人之疵耳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强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

臣若水通曰賈誼官人六等之差誠確論也夫師者

以道道者大同也友者以德德者大化也大臣者以功功者伯道也左右者科科者富强而已侍御厮役固不足與議之矣然則為人君圖天下之治者將自擇於何者哉

劉向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中山懸其子以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之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

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以言當急於用仁賢也西巴不忍之心及於麑可謂仁矣樂羊貪功而殺其子可謂仁賢乎當時之君惟以是而定賞罰則足以勸天下之仁賢矣賞而疑罪而用之何

賞罰之不明而舉措之不正耶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言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又曰不用賢則亡彼見虎蛇者常耳若夫不用賢則危亡隨之天下之至不祥莫過於此晏嬰之言得孟子之意

矣夫後世之君犯此三不祥者多矣可不懼哉

唐陸贄奏議贄告德宗曰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蟊梁木之有蠹也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懇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阻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

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敢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勲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

臣若水通曰舉措國之大典治道關焉故夫君子進則為泰小人進則為否否泰之幾安危存亡之兆此固有國者所宜慎也德宗之朝裴延齡方以言利得幸陸贄之賢終以直言見疎舉措若兹危亡之禍豈可免哉

格物通卷六十五